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敵愾參考資料

第14期

日寇最近的暴行

軍委會  
政治部  
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 日寇最近的暴行

最近以美苏两国为首，正式宣言联合国盟共同惩罚战争罪犯，此举已逐渐形成一伟大的国际政治运动。首先是罗斯福总统於十月七日特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表示美苏准备与盟国合作，设立一联合国调查战罪委员会，在战争获胜以后，将有犯罪之人，交付法庭审判，使战有战路，罪有罪状，与盟国诸国予以公正之惩罚。十月十八日，罗斯福总统又在其炉边谈话中明白指出：「联合国已决定实施惩罚战罪之公约，吾人对于每次罪犯均予以秘密之调查，且为未来之正义计，应以大公报私之公开搜集一切罪行之证据。吾人曾明白宣示，联合国决不同恣意自之人民实施大规模之报复，但对罪寇与战犯之必腹者，必须例举姓名，予以逮捕，并根据刑罪之法律程序审讯。」又有柏林，东京，伦敦，巴黎，死伤之惨状，消息，美苏认为此实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六他条约（各该条约禁止枪决或虐待战俘），而美海长诺克斯则抨击法西斯暴行说：「战争已降落到野蛮之水准。」

美总统惩罚战争罪犯的声明，立即引起了苏联政府的响应。苏联政府于十月十五日发布宣言，一方面答覆波、南、挪、希、比、荷及卢森堡各国政府如法蘭西民族委员会，答该政府曾经于去年一月十三日由日内瓦战犯法庭所犯之罪行之声明，一方面赞同罗斯福总统于十月十二日之宣言，对以埃元克及戈毫兵人性之走狗，必须依照刑罪法律程序通缉，逮捕而审讯，并主张立即审讯纳粹匪首赫斯，同时指称纳粹元克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罗森堡及采自法西斯德国领袖中之地匪头目，必须加以严惩之罪。又今年七月，联合国盟中诸小国中有一集体会议，邀交中英美苏四大国盟国及马教庭，苏联以此会议之内容答覆波南政府，已判列在波南政府之罪人三千名，希特勒

又和十月二十日自为教庭，在伦敦之波南政府，已判列在波南政府之罪人三千名，希特勒

我以是盟国四大强国之一，同时又是遭法西斯日寇暴行最久最烈的国家，在未来盟国惩罚世界战争罪犯中，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告发人和审判者。

当世界各盟国正积极要求惩罚法西斯战争罪犯声中，日寇对华的暴行不仅未曾稍杀，而且



是有功去已！以數月來的戰形而言，敵人在浙贛戰爭的進攻與退却中，在敵後的不斷「掃蕩」中，在佔領區域的「治安強化」中，都加緊了燒殺淫淫，搶劫掠奪的暴烈，幾無地不有，無時不有。為暴戾殘忍的獸行，搜集法西斯罪犯的證據，以便準備檢控世界控訴計，特將敵寇數月來最大暴行彙錄成冊，以備參攷。

### 燒

日寇暴行書不勝書，茲擇其最殘暴之燒、殺、淫、毒四種分別述之，其他搶劫掠奪不具論。

敵在浙贛戰爭中，進攻時即到處放火，如進攻上饒時，即以飛機數十架，投擲大量燒夷彈，致大火三日不絕。其於退却時或準備退却前，更是大肆放火。如敵在衢縣，松陽城內已呈動搖時，而在城內放火，在浙贛退却之前，即縱火焚屋，把該地燒成一片焦土。在整個浙贛戰爭中，我們從中央放的以下四則消息，即可窺見敵人放火焚燒的一斑：「此次敵軍進犯，在各地盤據兩月餘之久，敵騎到之處，無不燒城巨鎮，甚至荒僻村落，我軍先加洗劫，然後縱火焚燒，因之物資戶舍，蕩然殆盡，災情異常慘重。」（八月廿四日南城電）「敵軍此次在赤化坊開始崩潰，所有浙贛鐵路沿線及其兩側城市村鎮，於其去法被守被迫放棄之前，皆遭毀滅。西起黃江沿河區之新淦、樟樹、崇仁、臨川、南城、貴溪、東鄉、鷹潭、上饒、廣丰，東至玉山、江山、常山一帶，敵騎既至，沿途掃蕩，查無人烟，致於敵軍之際，施以大火，一切公私建築，民間存糧及大他物資，悉被焚毀一空。南城、上饒、廣丰、江山等地，昔皆人烟稠密，今已一片瓦礫。記者於拍發此雷時，又聞我軍由天山東進衢州，遙見城內火光一片。」（八月廿六日上饒電）「這兩個簡單雷報中，我們就可以看見被燒區域之廣與被燒災情之重了。又，黃北敵於七月卅一日竄擾遂安縣，焚燒房屋，殘害居民，同日又收九江長嶺鄉一二三四各保包圍，毀民房千餘棟。

在敵後，日寇更實行「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要把寇蹄所到之處，變成「無人區」。為敵犯太行時，戰爭進行廿四日，「房屋全焚燒，財物損失，難以數計。……縣城南關被敵放火，連燒七日，房屋及貨物，悉付一炬。」（九月六日中央社電）「敵進攻武鄉，該縣有七十三村，受災者即達六十九村，赤白區受災最重，耕牛、牲畜、農具等幾全被掠光或焚燬。在興縣第六區，燒門窗三百多扇，家具七百件，衣服四百餘件。」

去秋敵在阜平、靈壽、平山、盂縣、定縣、唐縣、五台等二十三縣的「掃蕩」中，被不完全統計，

被燒房屋才五萬餘間，阜平山一縣，就被燒房屋六萬餘間。被毀糧食五千八百五十八萬餘斤，被毀田  
未五萬餘畝。前年敵兵冀東潘家峪大劫燒，計全村被燒房屋一千八百間，剩下的只是斷瓦頽垣。

### 殺

日寇屠殺我同胞，其悲慘之狀，真是歷古未有，茲舉其最慘者如下：

敵人五月十日佔領騰衝，當地人民相繼渡江以達雲南，惟自五月十八日起，渡船沉於江  
底，避難人民至此大多露宿。二十二日，敵人竟跟蹤追至，捕我同胞五十餘人，綁於樹上，用刺刀亂殺亂戳  
，同胞呼救之聲不絕，而婦女之攜抱幼子投於怒江者，不知凡幾。在浙贛戰役中，敵人是燒殺并行的。單以  
浙省而言，據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談此浙省兵燹損失，被調查人民被害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傷約五千人，失家一  
萬二千餘，公私財產損失達四萬五千元以上。（十月二十七日中央社西平電）

敵人屠殺最慘者是在敵後，如八月廿三日中央社洛陽電：「趙城附近幸村等地敵，將無數幼童，填  
塞水井內，卒遭淹死，慘不忍睹。」九月六日中央社洛陽電：「敵犯太行受重創而逃，統計戰爭進犯二  
十四日中，民衆死傷極重。或大慘殺我同胞情形，方法不一，或被刀刺，或被焚死，或擲於山崖，或投於  
井內，挖眼，剖腹，折肢，慘不忍言，而該城北之蓋頭泉村以南之東掌村，戶不及百，各村民衆被殺  
者均在百餘左右。最可痛心者，婦女被擄強姦，姦後再殺。」

去年西北今年春季「掃蕩」中，單是與縣一縣，就被殺五九三人。該地有郭紹珍者，與早日已奴顏了  
淚，也終於被殺了。

去年大同，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年八月，敵已大抵屠殺我同胞四次，先後共八百餘人。第一次在大東門外  
沿樓三百九十六人，內有朔縣協縣府財政科股長李運樹，大學生左雲芝。第二次敵又秘密捕殺一百餘人，  
內有大同協縣府主辦之師範學校校長于文仁。第三次又有八百多人被殺。第四次是敵人用火車載一百多  
知識分子來，去後即音信杳矣。

八月間敵犯大行山區時，鍾足婦女及兒童，因逃不及，被殺者不計其數，僅桐峪街市中，被殺老弱  
及兒童八十餘，暴屍街頭十餘日。後莊，王家峪村的老百姓，更去一逃去，三家峪瓦礫中，為石文擊斃的  
屍首共有六十多具；石門村一百人口，只剩一隻牲口逃出來。生武鄉交口地方，敵將小孩拖入廣場，以刺刀刺

入小孩腹中举起，讓小孩痛死，而獸兵則圍觀拍手取乐，石沙邨々長郭襄壹被敵逮捕，先用火燒大臉，繼則斷兩臂，再用刺刀刺死。對於抗日工作人員，被敵用煤油灌死者，更是不計大數；在武鄉石門村，敵以煤油澆在被俘者头上，燃火燒死，當時該村々長也被捕去，途中敵人以刺刀向他全身隨處刺割，真反到了体无完膚才擲斃在路旁。在三區檢馬村敵捉住一個留有長頭髮的人，便用繩索拴住他的頭髮，吊在樹上，扭動他的四肢，最後又懸一根一根扳斷了，墜地死去。此外在各地搜山捕，敵燒斃以煤油燃死或燒死懸在窑洞內的民众，如武鄉二區一個窑洞內就被燒死十九人，又水附近一個窑洞內被燒死五十多人。又武鄉東型唐村一老妪，聞敵逼近，即帶着兩個女兒向山上转移，在一个狹窄的山路上，她們不幸遭遇了敵人，強姦的威脅使老妪失去了母雞護雛的能力，忍心將兩個親生愛女推下數丈的山岩，當時敵人見此，羞憤交集，於是扭着槍刺向老妪撲去，一分鐘後這位年老英勇的母親，也就躺在血泊中死去了；在上所述，武鄉受害最慘，尤以該縣東區為最，從不完全之統計，該區死傷於敵手者達一万三千餘人，計被敵槍殺和俘殺死者男一万零五百五十六人，女一百一十二人，受傷者男一千三百四十一人，女一千二百五十九人。為暴露敵寇屠殺之慘，我們看看以下這些具體數字吧：

本年八月二十五夜（即曆除夕的前夜），敵在冀東潘家峪村大劫屠殺，全村被殺死者一千。三十五人，少兒童婦女有六百五十八人，負傷者八十四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下三百。三人，全廠慘死者三十餘人。

去年上半年，晉東南榆社、遼東、黎城、武鄉、百陽、襄陵、陝東等八縣，被殺人民三千一百八十餘人。敵人屠殺的慘狀，真是駭人听闻。例如有人在平定，昔陽、壽陽三縣去了四十餘日，此遇到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是家破人亡的，沒有一個村莊不被敵人燒殺過，如有二百餘戶的韓增村（壽陽）已成一片瓦礫，荒草比人還高，全村罕見人影，原来的八百餘居民，在去年八月被敵慘殺後只剩六十四人，他們也均受傷或不敢不再在那兒居住，才勉强存下來。在昔陽以西，情況更慘，幾年來五万多居民被殺死，拉走，或上傷病逃亡其原因，剩下者也不及一半了：

去年秋大掃蕩中，敵人在阜平、靈壽、平山、盂縣、定縣、唐縣、五台等廿三縣大劫燒殺，被不完全之統計，人民被殺及傷者六十餘人。

在晉西北，去年掃蕩較少，但十六縣被殺的，也有二千八百餘人。

敌人杀戮之虐已駭人听闻，而杀戮之惨尤不可想像！有所谓「点火花」、「穿火眼」、「钉门板」、  
「割法」等。据昔陽西的一位小学教员说：「敌杀人的方法，有三十几种，如磨石、点天灯、四马分屍  
甚为常用的。有一次一个被俘的情报员，被截成三段，还将屍体喂猪。盘县被捉去二十几个  
青年，鬼子强迫他们父母妻妹，架起乾柴来烧死他们的亲人。这个村庄现有四十多个没有丈夫的  
寡妇……」

去年秋末冬初，敌在滹沱河北岸的王兜流和东黄泥一带，曾将四十几个老弱妇孺包围起来，  
用机枪扫射，留有几名老弱，再用刺刀乱刺而死。在东黄泥村一个巷子裡，一家七口人全被砍成碎肉，街道上  
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死屍，被砍开女人的肚腹，孩子的断肢残体，炸裂的白色脑浆，没有眼睛的头颅……

兵上面说过的去年黄、东潘家峪村的大屠杀，敌人把一千餘村民鞭打着赶到村西的西坑（一个一畝多  
寬已经乾涸了的大蓄水池）去，在潘惠林家的大院牆内空地上，堆滿柴火，毛毡、松木板、玉米糶等引火之  
物，将有八十餘同胞赶进院去，围上大门，用硫酸弹把这所院子烧着了，同时敌伪軍更用已在高迎架  
好的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人们被排整排的倒下去了，漫天的烟火，轰击的枪声，雜着悲惨的  
号哭，声闻幾里以外！据了没去認屍的人云：在这所大院子裡，是死屍盖着死尸，人们認尸也不清了，  
有的尸体舒起来，骨肉都酥々落々的折断了，一个小孩子只有上半截身子，还有一个头肢，肚腸，心  
臟都烧光了，只剩下一块约一尺長四寸寬的灰色肩骨！

敌人不但用枪刀杀死我同胞，用火烧死我同胞，而且更用大水淹我敌後軍民。在今年七月下旬  
，河北北嶽区各地大雨連綿，河水高漲，各河水直深入冀中平原。同时滹沱河、沙河、唐河、子牙  
河均猛漲，白洋淀水亦与堤平。敌为淹我冀中軍民，在沿河各岸，决堤放水向低窪区域橫溢，計白洋  
淀、滹沱河、清龍河沿岸各堤，均同时潰决，肅寧以北至河間公路以南，安平、饒陽公路南二十餘里一  
带，沙河、滹沱河南之地區，唐河西岸漢保路，以及白洋淀滄石路西侧，与安国地区，悉成澤国，同  
周二百里平原，一片汪洋大水，房屋田園，悉遭淹没。且敌於决堤之役，復继之出擾，搶掠屠杀，盡淫  
婦女，無惡不作，故冀中民众，受害惨重！

敌人更惨无人道，甚至杀我婦孺来做祭祀！如本年夏，晋东平定敌人在渡城河建造石桥，

桥前设一木牌，不许人民通行，掘称：「须奉命踏桥典礼。」敌强迫当地找出三代不同之三代青年妇女踏桥，踏桥后，即用刀砍掉一对妇女之头作为祭礼。又平定阳泉某铸铁大炉前工贴，敌寇将十一岁男孩与一八九岁之女孩作为祭炉牲品，两孩童全身被铺满煤油，灌以胶泥，投入熊熊的烈火中烧死！

在东北哈尔滨，日寇强迫百万工人办之修飞机场，功成之后，大批人被活埋。

我们再从敌军的口中去看敌人屠杀的暴行吧。

披反战士兵梅田君云：「一次，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母亲，在日本军刺摧残下已闭上眼睛躺在血泊裡了，但她怀裡一个不满週岁的孩子还<sup>法</sup>知的伏在她的胸口，拼命吮吸着她的乳头，日本军官都在旁边拍手大笑，这真是何等残忍的已啊！」前年二月间，方山一个束着皮带的老百姓，就因为那皮带的缘故，日本军便令四十六个士兵，研起刺刀直向那个老百姓刺去，那人身上被戮了十几个窟窿。但日本军官便食士兵的结果，只有廿四个士兵的刺刀有血，他们立刻受到了嘉赏，头额的却被割了起来。这又是何等没有人性！「还有一次，昔阳的日警备队长抓了一个犯人，把他两脚捆了起来，然后嗅出特别训练好的吃人的狗，向着这人咬去，他用双手抵抗，队长又马上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狗就把这人啃得稀烂。」

其实敌人这种杀人方法，我们已经知道不知多少了，不过从敌军口中道出，更可见敌人罪行确实如山。

与敌人虐杀并行的就是敌人的酷刑。三月间敌在灵寿某村得一游击队员，敌人灌以很多冷水，肚子膨胀大了，然后仰卧地上，用板子来压，压的肚子裡面的水从口中射出。这种刑罚被叫做「人造自来水」。还有所谓「睡钉床」是在木板上钉满尖头铁钉，将受刑者裸身躺在上面，更用皮鞭抽，铁头在钉上乱滚。另有种种叫做「拉蛤蟆弓」，地上插把长刺刀，刀尖向上，将受刑者弯腰，刺刀紧接着肚皮，两手垂下，拉着手溜弹引线，为支持不了时，稍一向下，刺刀即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溜弹引线便被扯断，此种刑罚的苦痛与危险，一目了然的。

去年冬，身平敌人普实行水牢，把被捕者全身脱光，吊在九尺多深的坑中，坑中灌了一半水，因

为气候寒冷，如经过一夜，人便会活活冻死在冰裡。

据最近山西通讯，日本特务机关长清水立一曾设置所谓「置当坊」，尤惨绝人寰。所谓「置当坊」是把窗和门都堵塞得纹风不透，只有一个狗洞似的小孔，让人爬入。室内没有任何食品，因使置当坊上的衣服，及自己的头髮，渐死人的肉。这是如何的吓人听闻啊！

在华北敌佔区，敌寇有所谓「封锁沟」，敌人常在其「治安区内」强徵十二岁至六十岁的男女老幼去挖沟。东伙半村有一夜两个孩子遇到了，除摘脱光衣服，排成队互相打脸外，沟旁另外为这两个孩子预修了刑场。两把刺刀埋在地不露出八寸，将孩子从背射了的母亲身旁拖出来伏在上面，慢加上大石块，两个小生命一直支持了三点多钟。

去年秋去临城挖「治安沟」，有五十个壮丁的村庄，硬要派去一百名。从天明到黑夜，要挖掘十二三个小时。一次，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因为道路太远，去的稍迟了些，鬼子便勒令他们排成队，不论是父子叔侄，对着脸互相打嘴巴，一直打到流血时才停止，而鬼子们却坐在旁边拍手大笑。



# 姦

姦淫婦女，是日寇最慘無人道的經常的暴行之一，已為全世界所週知。尤可痛者，日寇對我婦女同胞不僅橫施蹂躪，而且繼之以最殘酷的虐殺！此外，還有種種令人不能設想的獸行，真令人不忍勝書，我們只舉此最慘痛的實例來說吧！

今春敵在華北掃蕩時，到處大肆姦淫的獸行，對我婦女同胞除姦幼辱老，輪姦兇姦外，並以死逼民，兄姦其妹，侄姦其孀，甚至逼令子女姦其母。在武鄉交口鎮，婦女被姦者百四十餘人；姚莊一產婦被敵十三人輪姦至死；百家莊婦女四十餘人被姦，死十人，傷四人。三月中敵犯磧口時，捕虜我婦女十人，強迫伊等並排躺在五個坑上，供敵百餘輪姦，其中有十四歲幼女一名，與伊母躺在一起，因創痛難挨，高聲呼救，觸了敵怒，和她母親同被刺死。被俘之某老翁，因哀求敵寇釋放其侄女，敵兵大怒，竟強迫此老翁與其侄女成姦，老翁氣急，碰壁而死。

六月初敵犯汾陽方山太原中間北區時，大西川屯、監川等三處，被姦婦女十餘人。岔口、芝蘭兩處，十二歲至六十歲之婦女，無一倖免。

據北嶽一個婦女團體不完全的統計，敵「掃蕩」北嶽區時，對我女同胞之獸行，有如下種事實：阜平旁之西村，婦女被姦者數百人，在阜平方代口，一少婦被三十個敵共強姦後，用刺刀從陰道刺死；有的婦女被姦後被逼迫在陰道裏填滿谷子，有的在肚子上被亂戳至死，有的敵兵用趕麵杖在婦女身上來回滾弄，直到不省人事或死去，有的從鼻子裏灌冷水，有的把婦女吊在樹上用刀子把身上的皮剝去，並不使其即死。敵人姦淫有子之婦女，往往先將其懷抱中之孩子摔死或刺刀挑死，甚至把孩子的皮剝去，而在此慘痛情景中，敵兵反哈哈大笑。在某村，敵人逮捕很多青年婦女，令站隊登記，南閉於一屋內，然後挨次点名拉去，而名之曰「逐鹿」，是為強姦之又一別名。金家口村一個十六歲女孩，被八個敵兵強姦而死。阜平某村六個敵兵強姦一個十一歲的女孩。敵除姦淫姦殺之外，並用各種方法侮辱婦女，如阜平老樹之敵，挑選三個年青婦女，強迫她們脫光衣服作飯，金家口村被捉去十幾個婦女，亦迫令脫去衣服，敵人則在四週用小石塊向她們拋擲取樂；有一婦女臨盆時，敵擁擠滿屋，觀產婦之痛苦以為樂。此外，敵更捕捉婦女運往東北，如敵在曲陽鄭家莊，用汽車搶運我婦女同胞四百二十七人，運往東北作妓女；在靈壽，敵逮捕婦女多人，於姦淫後將姿色美麗者運走。

晉西北吳縣，敵女湯婦女四百六十五名。

敵人在牛城村，一個晚上拉走一個不滿十四歲的女孩，她的全家人因為反抗被押到城裏去了。她走到村邊，死力抱住一顆大陽樹，咒罵着戲弄她的敵人，結果被刺而死。另外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婦被三個獸兵輪姦後，割去一個奶子挑在刺刀尖上，一連跑，一連狂笑狂喊：「大大的葡萄哇，大大的葡萄哇！」在行唐瓦仁村，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也被五個獸兵輪姦而死。

去年秋末冬初，敵蹂躪進了平山。在冷泉村，四十個婦女被剝光了衣服跳舞，野獸們在旁大笑一陣以後，用刺刀把她們一個一個從胸到腹剖了膛。在北洋溝，敵兵百餘輪姦三十個婦女，其中一部份也如上述情況一樣送了性命；另外一部份則被圍在一個堆有木柴的窑洞內，將点燃了的火把從洞外擲進去，她們被燒死得扭做一团，最後剩下的紅的白的肉塊，也黏結成堆。

敵人一方面實行慘無人道的姦淫姦殺等暴行，同時還最無恥的實行秘密欺騙極柔的詭計，如在晉西北，敵寇姦淫婦女之後，還發以二角到一元的農票。敵寇之陰險狡詐，真可說是登峰造極了！

在敵後如此，在其他地方，只要敵蹄踐踏之處，亦莫不大肆姦淫，如在浙贛戰爭中就是如此。據七月一日中央社西安電：「侵入贛東南一帶之敵，每抵一城後，即大肆姦淫虜掠，臨川南城餘江等縣婦女被姦尤多。」又同月廿一日西安電：「贛敵此次犯宜黃南城等地，其所施行之貫毒辣殘暴行為，令人髮指……四強姦婦女已成爲一貫欺行，無論老幼均不能倖免，敵並於強姦後殺死投之水內。」

此外，敵人更誘掠我同胞，公開買賣，如今良敵在平定搶我婦女甚夥，不分老幼，裝進袋中，實行「投彩」。彩票售五元一張，誘使偽軍漢奸及老百姓買彩票，憑「號」取「彩」，領回作老婆。井陘亦有類似情形，用草蓆將捉獲之婦女捲起出賣。有一偽軍，以三百元買一妻，不意從蓆筒中拉出來者，乃自己親生母親，母子二人抱頭大哭。

白寇更用「道卦」等會內及宗教組織誘騙農村婦女走入敵佔區，入後敵偽即加以逮捕，除強姦利用外，把稍有姿色者強迫爲公營娼妓，餘則標價拍賣，年青者每名百餘元，中年者每名四五十元，在石家莊曾造成了熱鬧的「人市」。

毒

放毒也是日寇殘殺我國軍民最慘酷的暴行，據六月六日華盛頓路透社電：「在過去五年內，日軍在中國戰場使用毒氣，不下千餘次。」關於日寇此種違反人道與國際公法的罪行，美總統羅斯福曾一再警告日寇，如六月五日羅斯福在華盛頓，發出一度厲而坦白的遺責謂：「日本曾在中国各前線使用毒氣。苟日本堅欲為之，美國將予報復。」可是，不管美國如何一再警告，而日寇仍置若罔聞。

日寇放毒罪行，在今年浙贛戰役中，在敵後「掃蕩」中是不不少的，舉其甚者如下：

在浙贛戰爭中，敵人進攻金華時，曾屢次使用毒彈。毒瓦斯。據中央社八月十九日軍委會發表鉛山電：「此次浙贛邊境江西南南戰鬥，我俘獲敵軍渡邊鎮男一名，據供稱：(一)日軍每師團通常配有化學兵五十名，毒氣罐二十筒，並分別配屬於各聯隊，各大隊，必要時則臨時增加。(二)日軍所攜砲彈有五分之二係毒氣彈。(三)施放毒氣，通常為窒息性，糜爛性，噴嚏性等語。」

在敵後，敵人放毒罪行更是常有的。

六月二十八日日寇調集三百餘人，進攻河北定縣之北坦村，附近十餘村莊人民八百餘人紛向北坦村地道中隱避，當他們進入地道後，日寇反復找到了地道入口處，將大量窒息性瓦斯放進去，於是此八百餘無辜同胞大部份為婦女、兒童、嬰孩全部被毒斃命。

在晉北敵佔領區域，敵曾有計劃的強迫民衆繳納老鼠、蒼蠅、虱子，喂以鼠疫霍亂菌，在進犯時散放，或嚇使漢奸潛入後方散放。四月初，敵屢令華北佔領區老百姓，繳納鬍鬚、鷄毛、老鼠。鬍鬚不論老少，每人交二兩，鷄毛每兩交二兩，老鼠每人交兩隻，不能交出者，常用白銀代替（據云每隻老鼠折合白銀一元四角）廣靈偽縣政府，下令各村，每戶交虱子臭虫各五千，渾源應景各偽縣政府，亦有同樣的「命令」。

二月間敵進犯晉西北時，曾施放鼠疫菌，其蔓延所及，遠達榆林。

在綏西臨河一帶，敵也放過毒菌，今春綏西帶鼠疫蔓延月餘，即為日寇傳播的私子。

三月間敵進攻河北無極、深澤地區時，曾散發過帶有出血敗血症的鼠疫症的老鼠，幸及早發覺，未嘗蔓延。

四月間敵「掃蕩」太行山區時，在清漳河下游武鄉以東及涉縣一帶，曾投放大批糜爛性毒氣于各村家俱上，民衆多有誤中毒氣，以致遍身紅腫潰爛者。涉縣河店一個水井內，發現敵人放了毒藥，人畜喝下，立刻死去。糜爛性毒瓦斯多放在門板、炕席、糧食或柴草上，稍一接觸，身上就紅腫糜爛。井陘薛家山村敵人組

織的「愛護村」，三月初旬發現，凡吃了敵人煮下之食盐的，大都鼻孔流血，面部浮腫，終至爛死。

日寇放毒罪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計劃的，據七月十七日中央社華盛頓合眾電：「韓國左派發言人韓吉蘇發表聲明稱：日軍有使用「細菌彈」之可能。其黨內人員發現日方之印刷品中，包括有使用細菌進攻之計劃一項，以為取得最後勝利之可能辦法。」

這裏附帶說一個與敵人放毒罪行有聯系的問題，就是敵人的毒化政策，據八月二十日中央社發表內政部消息：「豫省敵偽規定彰德等八縣為私烟區域，計彰德三萬畝，湯陰八畝，武安五畝，清縣二千畝，鹿邑七千畝，八縣合計六萬畝。」皖北宿縣敵近大批收買雅片，提煉海洛英，運淪臨區出售，並引誘民衆吸食，以遂其毒化陰謀。三敵偽在臺灣每月可製雅片膏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廈門每月亦可出產一萬餘兩，秘密運銷各地，更用流氓漁船，挾帶烟毒，潛入海澄、龍溪等沿海地區銷售。」又八月十七日中央社發表內政部消息：「據察哈爾省敵偽以雅片為收入大宗，令各縣普遍種植，並置清查署，專事清查烟地，視察烟苗，徵收烟稅，收買烟土。各縣皆設有清查分署，張垣及各縣城大市鎮均設有雅片配合所，出售雅片，偽政府更以每兩四元至八元之官價，收買大批烟土，航運上海等地，高價轉售。又敵寇在鄂西游擊區之政治活動，以吳亞會為有力之單位，其經費來源，以雅片公賣為主，並訂有雅片專賣處要領，在各縣區鄉鎮普遍推銷，假戒烟之名，行毒化之實，用心至為殘酷。」

當敵寇盤據晉西北偏南時，曾厲行毒化政策，初時從別處運來罌粟子散給民衆，強迫種植，收割以後，即成立官膏局，專門買賣大烟，引誘民衆吸食。偏南和樓溝堡附近十里內種植大烟之田地，即達四百五十畝之多，有些村子吸食大烟之戶口，竟達全數三分之二，因此項家溝產者甚多。

敵寇罪行，真是罄竹難書，而且敵人越接近死亡，便越發變得狂暴，我們應當經常的系統的揭發敵寇的暴行，其目的則在於：

第一、暴露敵人的罪行，就是向全人類宣佈敵人的罪惡。

第二、暴露敌人的罪行，就是要激起全民族的义愤，坚定抗战必胜必成的信心，为死难及被辱同胞复仇。

第三、暴露敌人的罪行，就是向同盟国及全人类宣布敌人的罪状，以便以此去审判敌人，惩罚敌人。

第四、暴露敌人的罪行，就是要进一步准备向列日寇犯罪者的名单，以便将来指名向同盟国联合审判机构控诉，使日寇一切罪魁祸首，均果均付诸世界公判，明正典刑！

最近我国舆论也日益注意这一个重大问题，如十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社论「日本战罪及与纳粹同科」中，即向英美苏各同盟国控诉战争罪犯的三法，并提出「我们也要乘此机会，建议政府，指定负责机构，专门调查暴日的罪行。每一战线的罪行，及所有指掸罪状的指掸官，都调查清楚，记录正确，目前报明，决不容许不肖，战时亦必台别鞠讯，明正典刑。」

完